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千年以来，长沙似乎总带着这样的气韵。晨雾里藏着酒香与辣味，江风里裹着诗意与烟火。

每次踏上这片土地，最先涌入我感官的，是空气里混着的岳麓山茶香与坡子街辣味；岳麓山的晨雾还未散尽，坡子街的米粉店已飘出牛油的香气，橘子洲头的江风裹着橘子的清甜，漫过湘江大桥，与五一广场的车流声交织在一起。这座城，像一本被时光反复翻阅的书，扉页上写着商周的青铜铭文，内页里藏着唐宋的诗词歌赋，而封底，正印着当代人鲜活的烟火日常。于我而言，“我的长沙”从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段段与历史对话、与生活相拥的记忆，是三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碰撞出的独特温度。

第一次走进岳麓书院，是个秋日的清晨。穿过挂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联的大门，青石板路上还沾着露水，两旁的古樟枝繁叶茂，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来，在地面投下细碎的光斑。讲堂里的木椅泛着温润的光泽，朱熹与张栻在此激烈辩论，八百多年前的辩经声，仿佛还在梁间回荡。我坐在阶前的石凳上，看几位学生捧着书卷轻声诵读，偶尔有落叶飘落在书页间，成了最自然的书签。忽然想起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写的“每一座古书院，都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灯塔”，岳麓书院便是如此。它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湖南人精神的根脉，从王夫之到曾国藩，从杨昌济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从这里走出，将“经世致用”的思想，刻进了这座城市的骨血里。

一城烟火

袁小轩 男，2002年生。

午后的橘子洲，总带着江风的清爽。沿着江滩漫步，成片的橘树挂满了青黄相间的果实，风一吹，枝叶沙沙作响，偶尔有熟透的橘子落在草地上，引来几只麻雀啄食。走到洲头，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矗立在阳光下，目光坚毅地望向湘江对岸的长沙城。我站在雕塑旁，望着滔滔北去的江水，忽然想起《沁园春·长沙》里的句子：“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百年前，青年毛泽东在此挥斥方遒，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如今，往来的游人在此驻足拍照，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嬉戏，江面上的游船载着笑声缓缓驶过。时光流转，橘子洲的风景变了又变，可那份藏在江风里的意气与豪情，却从未消散。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长沙的过去，也映照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傍晚的坡子街，是长沙烟火气最浓的地方。刚走到街口，就能闻到火宫殿臭豆腐的焦香，金黄的豆腐块在油锅里翻滚，捞出后淋上秘制酱料，咬一口外酥里嫩，鲜辣的味道瞬间唤醒味蕾。街边的糖油粑粑冒着热气，糯米的香甜混着焦糖的焦香，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我跟着人流往里走，茶馆里传来湘剧的唱段，戏服的水袖在灯光下翻飞；手工银饰店的匠人正专注地敲打银片，叮叮当当的声音与街边的叫卖声交织成曲。有位白发老人坐在巷口的竹椅上，手里摇着蒲扇，跟邻居聊着家常，偶尔给路过的孩子递颗糖。这寻常的画面，却让我想起余秋雨先生说的“文化的终极使命，是让人活得更有温度”。长沙的烟火气，便是这样有温度的文化，它藏在一碗米粉里，在一段湘剧里，在街坊邻里的谈笑里，让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深夜的湘江边，别有一番韵味。江风带着凉意吹过，对岸的岳麓山亮起了灯，像一条蜿蜒的星河；橘子洲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随着水波轻轻晃动，成了水里的碎钻。有情侣坐在江边的石阶上，轻声说着情话；有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歌，歌声混着江风，飘向远方。我沿着江边慢慢走，看货轮拖着长长的灯影驶过，听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忽然觉得，长沙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它有岳麓书院的千年文脉，也有五一广场的现代繁华；它能让人在火宫殿的小吃里尝到历史的味道，也能让人在梅溪湖的艺术馆里感受当代的艺术气息。这种古老与年轻的碰撞，让长沙有了独特的魅力，也让“我的长沙”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如今，我会经常去岳麓书院走一走，在古樟树下听听风声；去橘子洲头看一看，感受江风的豪迈；去坡子街逛一逛，尝一尝熟悉的辣味。这座城，就像一位老友，无论走多远，只要回来，就能感受到它的温暖与亲切。它用千年的文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也用鲜活的烟火气，书写着新的故事。

“我的长沙”，是一本读不尽的书，每一页都有新的惊喜；是一杯品不完的茶，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滋味。它有历史的厚重，也有生活的鲜活；有文人的风骨，也有百姓的温情。在这里，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相遇，碰撞出最动人的城市篇章，也让每一个热爱它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与感动。

新万山红遍
游客总爱摘岳麓山的枫叶
女儿却收集
落叶上的霜痕
说要把秋天钉成标本
告诉朋友山间的“层林尽染”
我笑她痴，她却指向湘江大桥
——晚霞正烧透云层
楼宇的玻璃幕墙
翻滚赤潮
恍若百年前那场燎原之火
正以光的形态
重燃，这片山水

岳麓山色谱
岳麓山刚披上锦绣
湘风，倏然吹起
绚烂的彩色，倏然泼满星城
枫叶、辣椒、稻浪
红的红，黄的黄，就连流淌的江
也把天空的蓝，揉进胸膛
渔人码头的歌手，依然
抱着吉他，踩着暮色浸染的夕阳
隐入，他的歌

岳麓书院书声
深秋的枫叶染红石阶，像一封
未寄出的家书
我夹着课本穿过
爱晚亭，听见林间沙沙响
是每个学子年少时
翻书的回声，还是朱张会讲的辩论
下山时，湘江的风拂过脖颈
仿佛有人轻拍
肩膀，送来半片橘洲的月光

馈赠辞
把晨光给岳麓的山岗。江风
给橘洲；把洲头的浪花
给北去的湘水，辣椒与烟火
给颠勺的师傅
和嘶嘶作响的锅气
把包容给老街的斑驳，活力给新城
沉稳与豁达
给奔波的脚步和霓虹
把一声乡音
给异客，给舌尖的思念
把一页诗稿给青石巷的老人
他会读到
千年未变的星城底色

橘洲白鹭
一只白鹭
落在橘子洲头的浅滩上
它不曾鸣叫
一羽掠过江心的云絮
它如此轻盈
羽翼下的江水，淌着霞光
城市那么喧腾，故事
那么稠密
它那么静，只衔住一寸夕照

橘洲的夜
霓虹在江面碎成星子
我们沿堤岸行走，像两粒微尘
她忽然停下，指对岸的岳麓山：
“看啊，层林尽染——
像不像我们年少时错过的那片枫？”
可我们已习惯
在银行卡数字里计算余生
余额与房贷，比秋色
更先染白鬓角
她不再提起婚礼或产假
只默默地，将一枚红叶夹进手机壳
今夜，整座城市在灯火中浮沉
而她轻轻握紧我的手
仿佛握住整个湘江的暖

星城晨语
一夜之间，推窗见岭
岳麓顺从时节，头顶霞光
恰如金箔铺满江面
年轻人不再南下，成群结队
扎根梅溪湖。连梦想
都落地生根
时代不待，亦百花齐放
类似湘江，新格局下
各自执热爱的笔绘共同的城

坡子街烟火
他只会做糖油粑粑
守着小煤炉熬了四十年糖浆
说火候比文凭重要
隔壁新开的茶颜悦色排长队
年轻人举手机拍短视频
他低头摆
糯米团，油锅滋啦作响
像在回应一句失传的长沙话
“呷得苦，霸得蛮”
我看，那一天最后一口老锅铲
刮亮了星城的黎明

扫描二维码
了解作品幕后故事
获悉征文参与方式

黄昏总是以近乎放肆的姿态蔓延开来，火烧云不是一寸寸爬升上天幕，而是轰的一声烧着了整片天空，将蓝天化作熔金的炼炉。

天还没黑，千家万户的灶火却已倏然苏醒。辣椒入油锅，噼啪作响，炸出一屋子燥热与香气；这气息又纠缠着腊肉的熏香和米饭的蒸汽，从老式公房的窗缝里钻出来，在香樟树交织的街巷上空缠绵不去。待到碗筷叮当之声渐息，整座城便像被施了魔法，蓦地换了另一副活泼的面孔。

湘江风光带，人潮已如春水般涌动。夕阳的余晖洒在江面上，碎成万千金鳞，随波荡漾。一对年轻情侣挽手而行，女孩穿一袭淡黄裙，时不时轻轻地跳两步，鞋跟敲击地面发出清脆声响。男孩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她，眼神里的宠溺浓得化不开，仿佛她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他们在一处卖冰糖葫芦的小摊前停下，女孩娇嗔地要男孩喂她，糖渣沾在嘴角，男孩轻轻地为她拭去，两人相视而笑，笑意比晚霞还要绚烂。

不远处，推着婴儿车的一家三口缓缓前行。母亲不时左右张望，生怕有人惊到了车中的婴儿。父亲却不慌不忙，稳健地推着车，偶尔俯身对婴儿柔声细语。婴儿约莫一岁光景，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小手在空中乱抓，仿佛想要握住这丝丝晚风。母亲从包里取出一个小小的风车，插在婴儿车棚上，风一吹便哗啦啦转起来，婴儿咯咯地笑，笑声如银铃般清亮，引得路人纷纷侧目，露出会心微笑。

我的身后不远处，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相互搀扶，漫步在江边。老先生身着白色汗衫，老太太穿着淡蓝印花衫，两人的步伐出奇地一致，显然已经这样并肩走了大半辈子。湘江的水汽微微濡湿了他们额前的白发，在夕阳下闪着光。他们在一处长椅坐下，老先生从兜里掏出一把蒲扇，轻轻为老太太驱赶蚊虫，老先生扑打的节奏不快不慢，力度恰是老太太最常用的那般。老太太从布包里取出一个保温杯，倒出半杯茶水递给老伴。两人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江面上来往的船只，这种默契，是岁月打磨出来的温润光泽。

江风将远处的喧嚣与香气一并送来。循之望去，夜市此刻正睁开惺忪睡眼，准备迎接这个漫长的夜晚。各色美食整齐摆开，让人挑花了眼。麻辣烫的摊主摆开阵势，几十种串串在红油汤锅里翻滚起舞，热气腾腾中，各种食材载沉载浮，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摊主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系着沾满油渍的围裙，手法娴熟地翻动着锅中的串串，不时对外吆喝一声：“麻辣烫咯，好吃不贵！”一群刚下班的白领围坐在小桌旁，边吃边聊，辣得满头大汗却停不下来。

臭豆腐摊前早已排起长队，气味霸道得很，钻进鼻孔便再也不肯出来。摊主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手法熟练地将一块块黑乎乎的豆腐放入油锅，炸至外酥里嫩，再浇上酱汁，撒上香菜和胡萝卜干。每个接过臭豆腐的食客都是先小心翼翼地咬一小口，随即眼睛一亮，大口吃起来。这是一种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神奇食

湘江之滨的初秋，总带着几分文人先生笔下的“淡”与“真”——暑气还未完全散尽，风里却已掺了些凉润的意，像刚从井里捞上来的西瓜，咬一口，满是清爽。

从市区动身，沿金星北路往北去，车窗外的高楼渐渐疏了，待一片绿意从路的尽头漫过来，便知是到了大泽湖湿地公园。原以为秋日湿地该是“木叶萧萧”的萧索，未想一脚踏进去，倒被满目的鲜活拥了个满怀，从晨雾朦胧到暮色四合，一日时光，都浸在秋草、飞鸟与流霞里，酿成了难忘的清欢。

公园入口没有雕琢的门楼，只有一道栅栏顺着草地蜿蜒，野趣自成。旁侧的狗尾草长得正盛，细长的穗子垂着，沾了晨露，闪着细碎的光，像星星。小道弯曲却平整，被晨露浸得湿润，我们的脚步哒哒响，恰好和远处的鸟鸣叠在一处；旁侧羽毛球场上，两对夫妻搭档打球，失误时便笑着调侃；儿童乐园里，孩子在滑梯上爬，笑声像风铃，周围一圈的家长举着手机拍，偶尔喊声“小心”——这一处，该是大泽湖畔最鲜活灵动的景致了。

到观鸟台时，夕阳已西斜，把天边染成橙红。顺着望远镜看，远处树岛上，几只麻雀在枝间跳。偶尔有水鸟从水面掠过，翅膀被夕阳镀了层金；不远处的草坪上，一对夫妻牵着孩子往回走，影子在夕阳里拉得长；水面上，夕阳的倒影像块化了的金子，跟着水波悠悠地晃，把湿地笼在暖光里。

晚风渐起，添了些凉。走下观鸟台时，遇着一对老夫妻互相扶着往出口去，老爷爷手里拿相机，里面大概是存满了照片——或许有飞鸟掠水的瞬间，有树梢泛金的模样，还有老伴在花丛旁的笑。两人小声说笑着慢慢走，我跟在他们身后，沿小道往出口走。这时的湿地已静了些，只有风吹芦苇的“沙沙”声，还有远处偶尔的鸟鸣。栈道旁的路灯亮了，暖黄的光照亮脚下的路，也给草木镀了层柔光。出公园门时回望，大泽湖在暮色里像幅朦胧的水墨画，树影、水影、灯影缠在一处。

忽然就懂了，秋之大泽湖藏着最真的自然意：刚好的绿、刚好的暖、刚好的静。在这里，能和秋草说话，和飞鸟遇见，和土地重逢，能在忙乱的日子里，拾得一份清欢。

物，似乎成了长沙人心中最顽固的乡愁。

橘子洲头的草坪上，有人支起帐篷，点亮串串小灯，犹如星辰落地。孩子们追逐着发光的风筝，那风筝飘摇直上，与夜空的星星混为一体，难分真假。对岸高楼的外墙灯光秀开始，绚烂的图案在建筑立面流转；时而是一朵盛开的芙蓉花，时而是一句悠扬婉转的诗，时而又是现代抽象的几何图案。这些灯光在江面被揉碎，化作荡漾的彩绸，随波流动。

离开江畔的流光溢彩，小区楼下的广场舞歌声，才是夜晚更寻常却不可或缺的背景音乐。一群广场舞阿姨已经开始了每晚的例行活动。播放机响着最新的网络神曲，阿姨们身着统一的粉色舞蹈服，动作整齐划一，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围观的人群中有年轻人偷偷模仿动作，引发一阵善意的笑声。领舞的是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阿姨，动作优美有力，丝毫不输年轻人。听说她曾经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如今退休了，便组织起这支广场舞队，不仅锻炼身体，更收获了许多朋友。

当广场舞的乐声渐歇，融入湿重而温润的夜色，解放西路的酒吧便迫不及待地点亮了霓虹。五彩斑斓的灯光将街道装扮得梦幻迷离。调酒师手腕翻飞，摇酒壶砸出清脆的节拍，仿佛在演奏一场只有内行才能懂的交响乐。角落里，一位驻唱歌手拨动吉他琴弦，唱起民谣。他的声音沙哑而富有磁性，歌词讲述着远方的故事和逝去的爱情。观众中的人静静聆听，眼神迷离，仿佛在歌声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有的则继续高声谈笑，将歌声当作背景音乐。这种奇异的和谐，正是酒吧特有的氛围。

凌晨，街角的烧烤摊烟雾缭绕，各式烤串在炭火上滋滋作响。老板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却依然手法娴熟地翻动着烤串，撒上一把辣椒粉和孜然。一群中年人围坐在一起，啤酒瓶散落一地，他们大声谈论着工作和家庭，时而爆发出阵阵笑声。在这里，没有职场的高低贵贱，只有老朋友间的真诚相待。

夜色渐深，街巷渐渐安静下来。楼宇间零星亮着的窗户里，有着各自的故事：或许离乡工作的姑娘正在纸上沙沙地写日记，记录这一日的所见所闻；或许有新晋父母正在哄睡的婴儿入睡，脸上带着疲惫而幸福的笑容；或许有程序员还在加班赶工，屏幕上的代码如星河般无尽流淌。

长沙的夜晚终究是要睡去的，但明日黄昏，一切热闹又会如期苏醒，如同湘江的潮水，亘古如新。长沙城市的美，仿佛不在于高楼大厦，不在于繁华商业，而在于这市井烟火中流淌的生活气息，在于饭后闲逛的光阴中蕴含的人情味。

长沙之夜是活的，是有呼吸的，是有着千种面貌的。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每一种生活都能在这里绽放自己独特的光彩。

这就是长沙之夜，它的生动与迷人，便在这周而复始的黄昏里，在这亘古如新的潮声中，永远鲜活。

我不曾见过的景致了！一座座圆圆的树岛，散在湿地里，就像被秋光染过的调色盘——樟木还守着深绿，水杉枝梢泛了浅黄，垂柳的条虽还带绿，却少了盛夏的浓艳，多了几分疏朗，乌柏叶刚冒一点红，像在绿画布上点上了几笔胭脂。这些树岛是鸟的“秘密窝”。初秋野果熟了，当会引着不少鸟来啄食。我站在树下，侧耳细听，果然有细碎的啄食声。偶尔几颗红果从树上掉下来，砸在栈道上，轻得像声叹息。于是，我离去的脚步愈加轻悄，生怕惊扰了这些秋光里自在的精灵。

走得身上微汗后，扫码租了辆游览脚踏车，沿“体育乐园”的步道往观鸟台去。迎面吹来的风里还带着脆脆的笑——篮球场上，年轻的男孩们跑着、传着、投着，欢呼和呐喊叠在一起；旁侧羽毛球场上，两对夫妻搭档打球，失误时便笑着调侃；儿童乐园里，孩子在滑梯上爬，笑声像风铃，周围一圈的家长举着手机拍，偶尔喊声“小心”——这一处，该是大泽湖畔最鲜活灵动的景致了。

到观鸟台时，夕阳已西斜，把天边染成橙红。顺着望远镜看，远处树岛上，几只麻雀在枝间跳。偶尔有水鸟从水面掠过，翅膀被夕阳镀了层金；不远处的草坪上，一对夫妻牵着孩子往回走，影子在夕阳里拉得长；水面上，夕阳的倒影像块化了的金子，跟着水波悠悠地晃，把湿地笼在暖光里。

晚风渐起，添了些凉。走下观鸟台时，遇着一对老夫妻互相扶着往出口去，老爷爷手里拿相机，里面大概是存满了照片——或许有飞鸟掠水的瞬间，有树梢泛金的模样，还有老伴在花丛旁的笑。两人小声说笑着慢慢走，我跟在他们身后，沿小道往出口走。这时的湿地已静了些，只有风吹芦苇的“沙沙”声，还有远处偶尔的鸟鸣。栈道旁的路灯亮了，暖黄的光照亮脚下的路，也给草木镀了层柔光。出公园门时回望，大泽湖在暮色里像幅朦胧的水墨画，树影、水影、灯影缠在一处。

忽然就懂了，秋之大泽湖藏着最真的自然意：刚好的绿、刚好的暖、刚好的静。在这里，能和秋草说话，和飞鸟遇见，和土地重逢，能在忙乱的日子里，拾得一份清欢。

橘洲

黄鹤权 男，1997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袁小轩 男，2002年生。

梅溪湖音乐喷泉
(外一首)

萧逸帆 男，1992年生，著有诗集《每一个不起眼的灵魂》等。

音乐声响
每一滴水受到召唤
注入律动的灵魂
列队齐整
摇摆腾跃
扭动腰肢
变幻着千样的柔情
每一束灯光
让水华丽变装
尽展妖娆的一面
以夜色为幕布
舞台辽阔
每一滴水都是主角
活力无限

一座城市的能量喷涌
伴随人群的尖叫
湖面逐渐沸腾
出彩的时代
激动的豪音
回荡在每一个人心中
梦想如泉喷涌
奏响铿锵之声

杜甫江阁
你沉重的脚步声
我还能听见
你吟咏的叹息声
还在我耳边回荡
一座城因你的出现
光辉在历史的页册
一块落脚之地
你终于可以系舟
整顿自己颠沛的灵魂
还来不及停驻

你的心又起忧愁
多少人没有你幸运
永远无法再靠岸
多少的离伤痛
没有安放之处
你忽然忘了自己的贫病
也忘了自己的漂泊
在此时

与我一起漫步江堤的人
脚步轻盈
欢声笑语
脸上洋溢着笑容
多想你能看见
今日的盛世
你也能舒展脸上的愁容

一颗心的伟大
装得下一个时代
所有人的悲喜哀愁
在千年之后
还能听到这颗心
与我一起澎湃跳动

杨柳
供图

星城新语

黄鹤权 男，1997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袁小轩 男，2002年生。

梅溪湖音乐喷泉
(外一首)

萧逸帆 男，1992年生，著有诗集《每一个不起眼的灵魂》等。

音乐声响